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八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辛亥朱子六十二歲

答陳君舉論學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别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别蓋其胸中未能無纖介之疑有以致然

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爲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按年譜載是書於辛亥云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云

君舉所云三家其學術之謬與天道聖學相悖不可不闢其非而明其是乃以爲刻畫太精頗傷簡易亦不足與言矣故朱子第以言之未暢答之而已

答吳斗南云某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況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

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袁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閑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卻心路占今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略有相似

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
所謂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
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
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
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
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
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
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
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我
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

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此書分別儒釋最爲精微學者所當潛玩朱子所謂見聞玩索而自得者非考核文義訓釋句讀也由玩味六

經四書而反求之即其言聖賢者如見聖賢之心以自
淑其心即其言天地者如見天地之心以自正其心須
心領神會自心實有得處方是自得彼誦讀者安能強
深哉所謂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者非徒拜跪
绝立虛文故事也由日用常行事理而探究之從天地
生人物大原本體會來實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如西銘所云都是自心中一定皆備底道理如
是窮究積累豁然貫通當無思無爲時此心道理已足
本領盛大一旦事來順應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於
寂然不動之中驗之矣若釋氏一派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是心思路絕靜久生明之效豈有道理者哉蓋儒與
釋異者在窮理不窮理耳朱子與陸氏異者在窮理之
至不至耳窮理則無思無爲即是心思之正皆本然之
天理不窮理則心思路絕天理殄滅僅虛靈之淸氣也
窮理之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信渾然燦然無非
天理昭明運用窮理不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信
總是半明半暗天理與氣質夾雜用事必待心思路絕
而後天理之影響始見不能純是天理也嗚呼書中前
言趙彥昭之不窮理後言釋氏之滅理其病皆原於此
此居敬窮理必兼致其功爲聖學之正宗也然學者能

宗朱子要必窮理功夫到養得無思無爲而道理充足精明方是朱子之學若心思正而思慮多無息息艮止氣象是涵養功夫未到又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

按此書所答至顯至微緊要在居敬以窮理其教斗南下手用工卻在前書中云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别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

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眞爲玩物喪志而已此數行是立本知行下手用功處必如此用功方透得讀書切己初非玩物喪志盡倫常卽是閑道心體未感卻非釋氏虛寂流行運用無非天理非數十年功夫不能到此地位豈朝耕而暮穫哉

按朱子年譜庚戌四月任漳州此書云承攝踰年當在辛亥春夏

朱子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

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乃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尙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又曰人言匹夫無可行處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沉沉地過則又不可
又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

以上黃升卿録

又曰從前朋友來此某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趣向了只隨分爲他說爲學大概看來都不得力此某之罪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爲本如昨日所說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

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又曰若於日用閒省察此四端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又曰試思人以渺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

可以爲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
致若分明見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朱子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
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
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
異端之說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
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
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只
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更
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中固是內

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以上滕璘錄

又曰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先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

病

又曰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閒一節甚廣大到
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
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
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
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
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了一僧了得一身又
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考一
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也均是
無益

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老云聖賢臨死不亂朱子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簀事可見

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朱子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爲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伊川說然皆爲養氣言養得則爲浩然之氣不養則爲惡氣卒走理不得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朱子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

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常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爲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朱子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爲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爲之宰者也其謂心豈待發而爲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朱子曰自有不由聞

見而知者

又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而來此講學將謂眞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五峰曰爲學在立志立

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是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退走德性高明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方可至

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卽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不必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時久游泳浸漬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眞是眞非若似是而非似有而實未嘗有終自慌惚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爲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爲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畧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

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掉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知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

朱子問德粹夜間在臥雲菴中作何工夫德粹云歸時已日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璘錄云雖靜坐亦有所存

主始得不然 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兀兀而已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朱子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以上鄭可學錄

右黃滕鄭三家錄皆在辛亥所紀居敬定心之旨實有把柄循而行之實有程逐句句收斂處處發見非空言也教人自立志始讀書以少看其示人之意甚肫切告元昭克復一段尤當著眼視聽言動不謹徒曰歸仁此江西家之流弊而前朝嘉隆後猖狂尤甚者朱子若預知之而爲之防其意深矣至寂然段尤精微無時不感無時不寂則本體之抽枝長葉千條萬緒其根柢只在這裏豈有內外精麤之不貫哉學者欲知朱子之學要當合克復寂感二段而切究之知感之體常在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皆根於主宰常定常明原非僅檢點於視聽言動便知朱子是時造道深靜流行發見中自有卓然不可移之妙彼以晚年方悟本體者何嘗尋其源頭而默契之耶問平日讀書段尤切要讀書存心只是一事學者必循此用功方有入路彼以晚年專指本體者何嘗尋其門戶而實體之耶

與留丞相書云伏願丞相試熟計之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

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實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

按此書首必蒙矜念俾遂退閒數語蓋因子喪而欲去漳歸建是時尚在漳也

與趙帥書云近聞有旨招塡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倚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塡本軍以時練習卻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卻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

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能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許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

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

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而來者

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按通鑑辛亥二月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各

具時政闕失以聞九月詔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

淳錄云四月二十九日遂行此書首有雷雪之變及身

雖在外數行則此書不獨在辛亥九月前且在四月前

求賢士格上心是大臣要務罷寄招增禁軍必使及格

乃收是練兵要務此朱子行政大綱也

本州鬻鹽最爲毒民之横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朱子至

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朱子卽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朱子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興郡中歲計無與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

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卽為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祕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

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僻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士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接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皆亦相視斂戢不敢輒舉夏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以上陳淳錄

朱子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又曰今日亦未論變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正人使士子稍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朱子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

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以上鄭可學錄

除監弊禁浮屠振學校習兵事皆洽漳之綱擧目張者惜不久任耳

壬子朱子六十三歲

皇極辨云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今以余說推之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此

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九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是書也原

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

錫民之可望哉

壬子正月象山知荆門軍率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朱子聞之作辨以正漢儒之訛闢象山之失旣以闡明經義而拳拳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見於言表實欲人君以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非若以空言敷衍但伸己意而昧經旨者也

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

然艮復之義正當思維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維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卻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狥彼自欺之誣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字逐句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艮復二句即涵養須用敬而兼致知之事何以各止其所何以見天地心正要思維必有親切趣味別紙三句即進學則在致知而有益於涵養之事皆是教季隨用工合一處即朱子與象山大不同處至其前後之意則闢象山者至矣

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

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

按朱子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

義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謂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玩此二段則象山亦一告子也夫講求義理使心地通明正學問思辨明善之功聖人示人向裏切要處朱子實見得聖賢典籍皆自心中具足道理必講明切究然後心通理得可見典籍所載非心外之義講求深造非義外工夫而象山以爲義外如遵其說止斂身心不用講

求事至物來任心而行意見既偏氣質又雜清淨而不
和平淡泊而不精明及至外錯謬戾而此心仍因之搖
動矣即不搖動而所守者終固滯不通矣非朱子與平
父羣明辨之孟子正解安能不掩蝕於此種論說哉
按是年十二月朱子聞象山卒於荆門軍率門人往寺
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自丙午至壬
子朱子無一語與象山講論學術則冰炭之勢極矣假
令象山因朱子既耐復主之說翻然悔悟殷勤請教必
不終於偏駁而執拗不改所以終爲告子也
象山在荆門治功亦有可觀而學術終是告子者蓋治

功之善亦其天資之美學力之優終於道德性命之理不相干涉何也程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朱子云此心湛然萬理皆備故其見於事功者都從大本中流出所以治功性命只是一貫萬分有體用之別而無心迹之殊若象山以禪之空寂治心而稟賦高明功力事一亦有效驗所以事功雖卓卓可紀而究不足與於程朱體用一原之學者此也是豈獨象山然哉如趙清獻陳忠肅劉忠定張子韶諸君子其行誼政事何嘗不高人數等而卒不免於禪又何疑於象山乎又何疑於陽明乎嗚呼象山一時偉人也苟非朱子發明詳盡的

確爲知其爲告子一流人物耶乃朱子如是言之而後世學者猶以其行誼政事卓卓可紀之故至尊之與程朱等殆亦徒事口耳未嘗反之身心體驗所以不同之故而有所見亦奚怪其貿貿然尊之而不知所分別也耶

子晦問人物淸明昏濁之殊德輶因問堯舜之氣常淸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朱子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淸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朱子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

此汪德輔錄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朱子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此蔡懋錄

朱子誨輿立等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說話一箇聖人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又說一番了如書中堯所說也只是這箇舜所

說也只是這箇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說須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道理

此楊與立錄

問主一無適亦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朱子曰於無事時這心卻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此陳芝錄

答子晦問甚精天地人只是一氣攝心主一只是敬須著實涵養能敬方知歷聖只這一箇道理

與趙尚書書云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

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敎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繫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因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敎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旣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迂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倘書入奎之重本所拳拳者

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向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奏議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

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尙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尙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鬬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

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戸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

拔通鑑紹熙二年辛亥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爲

吏部尙書四年癸丑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

事則此書當在壬子矣

玩收拾君心以天下爲念延賢人智士講求事理洞見

其是非得失之正區處更革之宜先後緩急之序數行

知朱子得君行道所以經理天下者胸有成局舉而措

之耳惜子直不能虛懷請教以致功業卑卑也

癸丑朱子六十四歲

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

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遂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

象山沒後其學盛行得朱子與黃蔡諸君子竭力排斥餘風寖衰即草廬間有一鳴而和之者少至於公甫已露端緒陽明出而陸學大盛終明之世學子宗焉朱子蓋已預憂之今雖稍息此憂正未有艾也

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某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

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

朱子之學主敬窮理積五十餘年凡數變而後純視象山之一超直入不問不察者何如也朱子得傳聖道甚艱甚審陸王之不知也宜哉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

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喩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

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虛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

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審之當否俟報也近見富沙陳安舍人說及建陽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腳氣發作不能親執筆口占布此他日病起草得記成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按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朱子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朱子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事事做得方是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

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遂去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玩朱子答許書及語陸深甫知當時江西學脈多從象山一派絕不知有周程矣其學只以見心為主見得此心便將一切書冊事物歸併此路即無虧欠凡行事之差講論之謬氣質之偏大悖本然天則處都不檢點如楊慈湖傅子淵包敏道輩深中此病象山全不以為非流行漸染任心而行竟不知聖賢典籍本心天命正當道理其弊由於不讀書窮理故舛錯

如此至於姚江一起浙中江西泰州繼之議論愈狂見識愈差無所底止良可歎息非朱子力辨於前分明曉了後學其何所適從與

答蔡季通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闕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揞閣壞了甚可歎也

象山之徒有來學問道者朱子必諄諄誨誘蓋憂其學術壞後生故不憚勞而拯救之○答許蔡三書皆言闕

記故序於記前

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間也世變俗衰世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

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躓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而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代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

饗飫而開發焉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記其本末幷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癸丑九月

通辨云朱子早年專求心學而此記乃深譏心學之弊非也朱子早年求心學之時卽窮理之時二十歲前讀

上蔡語錄用朱粉墨筆屢次研窮深求奥義正記中所云講乎此理之實者何嘗專求心學哉
通玩此記知朱子教人先明乎心統性情之根原來歷則理之在我者的確無疑矣由是讀六經四子及程朱書而講明切究之必循先後之序致玩味之詳虛心一意以專以精皆不外乎心統性情之理而神凝意會焉而身體力行焉使方寸之中瑩然湛然萬理明徹浹洽貫通推而行之即此而在則所謂從容以會乎理之在我者無事他求矣彼其取足於心之說又安能惑吾哉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出前卷子曰議論也平正兩日

來反覆爲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

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自然道理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功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又曰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

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此段石洪慶錄

拜朱子訖坐定朱子曰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昧若昏昧則不敬莫大焉才昏昧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

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面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此段鄭南升録

倪求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不是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此段游倪錄

按此三段朱子將自家主敬工夫一片婆心曲曲示人學者深加潛玩便知自家身心是大本大原所在時時刻刻只是主敬實見得仁義禮智之性昭昭在這裏兢業保守無時忘之久之覺得性體含蓄廣大視聽言動皆是性體發見無有離其根者皆是性體包括無有出其外者與從前泛泛視聽言動而性體不嘗轄者大不侔此項功夫非可倖致居敬窮理功深養到修積悟生方信性體卓然在此而不搖洞然通貫而不滯也朱子中年以未發涵養爲準繩默契夫昭曠之原即本來明

德之體而聖人明鏡止水之基已具於此的是自讀書檢心久了自然撞著端莊存養而獨觀之其功在於收斂勿令走作居敬窮理之功仍是齊頭並用積十數年而熟又數年而益熟身在心在了然目前所以不欲輕對人言正立虛靜之嚴防杜陰禪之流弊其用意至深遠矣而指示切實卻不欲學者向身心外誤用鑽故紙工夫彼終日讀書不知身心為何物則亦朱子所深非者烏得借口奉朱子讀書之教也哉

問朝聞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朱子曰物格知至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

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養得這箇道理小大精麤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章朱子曰不惑不懼卻易理會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無私楊至之云人欲淨盡洪慶問先生說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賀孫錄云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甚麼事來不論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

或問求放心朱子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又曰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腳住若

無這箇都薙不得

以上林恪錄

又曰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此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

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

㬅問克己復禮朱子曰只有天理人欲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卻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元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曰世間又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

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卻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著處又曰只說理卻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爲元無這理克來克去空了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曰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卻不見那麤底顏子天資高精麤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曾點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卻不只是繁文末節晏問莫便是克己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卻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

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老莊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克己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

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又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朱子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變得晝夜晝夜卻變不得神又曰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云

又曰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孟子說求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

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理會義理不出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問集註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爲血氣所動否朱子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以上潘植錄

按二家錄朱子是時心定極矣理明極矣如云自家元不動是心在此應事心元不動眞風恬浪靜之時直契天命本體如太虛一般非強把捉也至云各各道理應副顏子本末精粗一時見透蓋其一心之中萬理具足卻渾然無迹故徹大小徹內外無非天命本體充塞流

行仍常凝然在這裏此顏曾理定卓立戰兢之候也豈
他家擬心不動之謂哉
答陳衛道云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汨
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
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
子不曾見得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
用處七顚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
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
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
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

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諭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是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

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此書未詳何年書中旨義與答斗南書可互發明故類附之

用處有差便是見處不實必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方是答斗南書中心體本然天理流行眞本領彼陸王見

處用處雖與釋氏稍不同而見處不眞用處有舛終成

兩截豈能與於事理一貫之眞傳哉

鄭子上問云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卽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朱子答云旣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工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工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工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卻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卽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卽是格物

答鄭子上云謝尹二說雖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朱子云善端無時不呈露發見無時不有下工夫處此種境地豈易到得必居敬窮理愈久愈熟愈充愈渾方能時時呈露發見及遇事時仍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得手後尤加切實毫不放鬆朱子異於陸氏者正在於此至於動靜皆整齊嚴肅皆常惺惺此居敬涵養要法學者所當潛心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子上饒錄在辛亥故姑記於此

答項平父書云所諭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

疑所以未免於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仔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竪說誑嚇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象山文章皆是一線可通便謂理只如此遂有許多張皇即以皇極講義言之雖其說未嘗無理只是經義不如是正所謂立一切法橫說竪說誑嚇眾生者朱子深戒平父即以深闢象山也

答杜仁仲云叚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之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卻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後答杜貫道書中致道歸云云致道朱子孫壻答仁仲叚仲貫道與致道同時自在晚年故

附於王子後

此心之正事物當然不易之理只是一箇中庸註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徹內徹外合一之語須要窮理力行實見得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生死皆與道爲體矣

朱子明白示人如此

答歐陽希遜云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又云曾點

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又答希遜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按象山云曾晳是過之好者陽明云點也雖狂得我情陸王皆有取於點若不循下學上達之序而取其過且狂則流弊不免是以朱子以謹守規矩語希遜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希遜饒錄癸丑所聞姑附於此

蔡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朱子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將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葉賀孫錄

此象山之根本也象山只養得這箇心聖賢言語與他合處是如此說與他不合處亦是如此說層波疊浪皆是這箇主意便不體究聖賢語脈至陽明而又張皇之故能聳動學者不知朱子早已說明惟在學者細玩焉

又曰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自有八九分了卻看道理有窒礙處卻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又曰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又曰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

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朱子曰然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大學只說箇工夫節目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卻不在文字上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實也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有是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安排是合下原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

肢這是人人都如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拘於形氣而不變然他自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之類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又曰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不曾見得決定著如此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

地

又曰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卻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閒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

又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卻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表裏精麤方知得

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心
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
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天下可平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章朱子曰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
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
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
或是事未來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長
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得那邊
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
到別事來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又曰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某看來四

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知識此心便放了這箇便講學存養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如何朱子曰明命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能會合道理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朱子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

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須是且就合理會底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遇平常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第二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朱子曰氣稟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這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朝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

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朱子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這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

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又曰古人從小學中加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

長大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塡補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無所用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自己甚事

又曰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憮地抱得成

賀孫問聞道自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朱子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道理佛家百般費力要掃除這道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道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

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又曰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眞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眞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眞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若自家眞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賀孫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

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朱子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

又曰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只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

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又曰顏子地位已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又曰這工夫源頭卻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面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須著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見得那箇是那箇非才去動作行事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應接朋友交遊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看文字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若只管恁地鶻突不

分別少間一齊都滚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問是非本書心固有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事物來長短小大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自己了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上設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譬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或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著這裏便又出去了若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臥也在這裏三月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己屋便歸來今

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

又曰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没分曉漸漸衰颯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怍這氣自浩然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云云朱子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爲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件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看他如何規模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存得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

董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

便是仁否朱子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麽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此意卻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

理在這裏惟其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認得善惡

又曰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自是新底水

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

張卿問盡心莫是極至地位存心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朱子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說是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

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不要人學寫字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作許多去若只管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朱子曰未說到事只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辨別是非好畫見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寧靜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否朱子曰敬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著了

又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

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
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
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
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
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
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尊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
用功二者須相趲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
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
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更好覺年來朋友於講學
上卻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此所以講學處不甚明

了

又曰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可便歡喜在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

又曰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失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

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在上則沒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義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說

問心統性情如何朱子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

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有說道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問精義入神一條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横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卻不似横渠較說得分明

問西銘朱子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

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又曰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

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又曰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費力

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要識得箇頭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己身心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心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

看聖賢說話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人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又云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如說足容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曰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眼耳口身心不留教自家視非禮聽非禮言非禮動非禮纔視聽言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語黃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

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語敬之曰敬之意氣甚弱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且說讀孟子讀了依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得他裏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已自是自家身已讀書看道理也須著些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看公如今只恁地慢慢要進又不敢進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相似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

徒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看如何只管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直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又曰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若只恁地逐段看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曠闊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些方始架造安排有頓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

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朱子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

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實事
政和有客同侍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
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
又不是大段值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
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
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
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
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事都
全不識如何做上人須是識得許多方成得箇人又云向
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

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云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閑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與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滚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又云如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

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麽習是習箇甚麽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朱子曰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如孝弟須實是孝弟方始那孝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强

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

又曰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

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某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又曰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

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地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詖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

那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於是

以上葉賀孫錄

葉賀孫所錄在辛亥以後凡錄中與他家同錄有年可考者別載專錄者略類於此朱子進德之實於是錄尤顯明詳悉可考其曰收得此心截然在這裏此居敬之旨也其曰知所止便見得事事決定是如此此窮理之旨也其曰收拾得此心在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即居敬窮理合一之旨也其曰雖存得心在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此見得天地本來生生之德滿腔

子惻隱之心也其曰心無所係仁者不憂也其曰端的知得知者不惑也直是不怕勇者不懼也至於操存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盡自與湖南書中以是爲本已發未發說中自此而發用二十餘年工夫方得到此是以敬立於內毫無私欲胸中洞然義形於外截然方方正正徹表徹裏都是道理用之不窮此朱子六十四歲理會得這些子之進境也學者讀是錄而心體之從收斂身心窮究道理實實做去則身心隨在有整肅處道理即隨在有歸宿處終日志氣精神帖帖定定惺惺了了常作主宰而

講論止治只在這裏看事實於是錄得津梁焉況朱子教人讀書窮理只在自家身己上不在文字上只自此推之不向外面尋討諄諄向裏如是而議者猶以向外疑之豈其然哉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朱子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爲德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又曰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謂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卻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

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羞惡便是仁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人能冬溫夏凊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令本是孝孔子卻以為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為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宣王見牛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

心中所見所存如此且恁地做去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能安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

曾又問致知格物朱子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柢出來抽枝長葉

黄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朱子曰人之爲事必

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朱子問公每讀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卻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怒時也須喜怒當哀樂時也須哀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怒

而喜怒與喜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分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麤也

問見民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反被他引去朱子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念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弱人與强人相牽一般要得勝他亦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舍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懥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來正一箇心

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爲善不如是便爲惡此方是見得實

以上黃卓錄按卓錄不紀年而語類中多紀與賀孫同錄故附於辛亥後

卓錄云惟定則明又云知其理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二說相需甚有意味居敬持志工夫只是把捉教定須於此下手不可放鬆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朱子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

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朱子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將格

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眞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

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捱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

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細微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

時是了不要攙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柰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卻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忿懥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强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措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

曾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懼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

又曰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末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是自家做又如何得明把捉之說固是自用著力又

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義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

以上周明作錄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朱子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不見若謂雲霧去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石為水也

又曰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此二段吳雉錄不紀年因周明作所問雉錄之自與明作同時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此一語的是儒佛之辨不可不深思而得之讀書以大本原大綱目為主

卽理會事物解釋文義亦自大本原而窮究之非外也
卽明作所紀而潛玩之朱子是時立心定見理明死生
在前元不動心其應事也只見理而不見好樂憂患其
讀書也只見理而不見文字語言此固一心凝然萬理
明淨之候所謂至善所謂太極卽渾全於身心中也旣
須自担捉又須多讀書明義理以涵養豈他家略於窮
理專於守心者可比哉
又曰自家旣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
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
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問應事心便去了朱子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只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朱子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

說歇得些時氣便淸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

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淸不特平旦時淸若

不存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淸㝱心亦不長又曰睡

夢裏亦七捞八攪如井水不打他便淸只管去打他便濁

了

以上甘節錄

理會得主宰是要緊工夫只應事時便別譬歷二十餘

年方體驗得心在此應事二句之妙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禮言之人之先祖大概以禮爲主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

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朱子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

人去思量朱子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又曰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

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宅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又曰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

又曰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如齋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朱子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

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工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須是常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常如坐時方可

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便挽將轉來方得

以上黃義剛錄

亞夫問克己復禮朱子曰克己者必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有父子之禮君臣有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矩大精麤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

亞夫問居處恭一章朱子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

或問仁朱子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卻是抉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卻得此理完全也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朱子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

又曰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是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放心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陳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朱子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

方小處小大處大只是一箇水耳

早拜朔朱子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爲學須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

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卻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著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著此話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如程門中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朱子曰此心自不

用大段拘束他他旣在這裏又問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更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顚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早上先生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

諂如今學者考理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卻顛倒錯謬全與所知者相反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功故也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欠工夫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卽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一枝花只是這

花根本上物事

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望賜一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朱子曰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

以上潘時舉錄

按黃潘兩家錄正是治身心要訣讀書窮理著實處早拜朔一段統得前十數段會做工夫人自大本推之達道先務收斂身心自此實實窮理見得這箇道理步步踏著非如他家只收斂身心不去窮理以致漸漸淡去總靠不得也賀孫錄提撥精神看義理分明亦即此旨

蓋朱子是時一性之內直是道之全體渾然充足故其教人親切語直從自家親切處流露出來隨所問而答之非潛心玩味豈能識其眞諦哉

又曰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吳雉錄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朱子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

封西祀縻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朱子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爲其君三

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爲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爲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爲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鄭湜補之問戢盜朱子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

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朱子因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又云剌陜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

事何故恁地費力

又曰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憲封送下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

一廚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幕位令逐項款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那廚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經幾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卻點

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卻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卻合眾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惕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

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自干沉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訟詞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底訟詞某卻罷了此日訟詞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紀綱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

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嘗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滿到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

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遺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爲邑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劃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所折送其數不薄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省部文字一付之吏守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

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奉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

又曰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卻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遣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卻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

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
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朱
子曰某舊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
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著如此學在
上者也著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
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與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
孫明復這般爲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
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
衍是說甚麽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又

云表奏之文下訕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訕其下也
又曰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又曰眞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大學就試大學緣此多不得人某與于直書曾云若怕人都來赴大學試須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麽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

任進之途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舍選恩數既厚視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處醫治卻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揮自今大學並不許以恩例爲免大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大學不就此整理更說甚

又曰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辛棄疾頗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

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
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段著揀
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
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完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
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
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
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
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
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上
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

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纔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益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為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朱子曰須有道理蔡曰莫著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井牧其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

勝直如反掌耳

又曰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爲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爲人君爲人臣又不以爲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

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朱子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爲耳目之寄

又曰今做官人那箇不是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又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

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略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

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
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
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
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
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
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
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時得事了古者人君
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
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爲
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

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若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譖怨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譖怨

又曰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爲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

事扶得傾今幸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
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
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
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
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
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
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卻
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頹
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
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

引兵而退如此卻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旣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

又曰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

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換一隊軍至令喫酒飯稍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揿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心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眞箇要

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亞夫問濮議朱子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
王珪議是范鎭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
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
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
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
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
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
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量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
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

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亞夫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兄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爭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之子其義甚詳

以上葉賀孫錄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幾稍均得朱子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卻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

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退苗卻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憑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擾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卻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憑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卿

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又曰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厚在京西括民買鎭官司鑄許多鑊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殺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摭摘其失以爲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曾紹復元豐之政也 以上黃義剛錄

朱子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

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徐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

甘節錄

朱子在漳州時教射及等同官擬判限日過呈又如論變科目理經學少頴作教棄疾論兵均太學增州額除無名歸正賦大臣從容論政逐事區處施行仰慕陸范冦劉諸前輩等說是當日留心政事實可推行者所謂全體大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若陸王亦有一二善政可法烏能如此廣大詳盡哉且其虛心景行前輩誠

意尤令後學知所師範陸王則俯視一切無此謙沖懷抱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八終

七世姪孫朱孫𦳣芬重校刊